

Singer 動物解放倫理學批判研究

李凱恩*

無疑地，Peter Singer 乃當代最負盛名且最具影響力的動物權運動理論建構者之一；的確，其於 1975 年所發表的《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一書，正象徵著當代動物權運動的起點。Singer 在此書中極其生動地描述當今人類是如何殘忍地對待畜養的及實驗的動物，並大聲疾呼人類必須終止這些極端殘酷的舉措（practices）。爲了終止這些極端殘酷的舉措，Singer 以爲我們必須改變對待動物的（基本）態度（attitude）；而爲了能夠根源地改變對待動物的態度，Singer 於是提出了動物解放倫理學（an animal liberation ethic）。本文將先依 Singer 之著作，介紹「人類是如何地殘忍對待動物」及「動物解放倫理學」¹；接著將針對「動物解放倫理學」提出批判。

I

近幾年，僅在美國就接二連三地有多個被壓迫的團體採取強力抗爭來爭取「平等」，先是黑人解放運動，接著是西班牙語居民及其它少數族群之解放運動，最近則是女性解放運動。總之，當代人類似乎已經學習及體認到，人與人之間之平等的重要性；換言之，我們的道德關懷範

*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副教授

¹ 本文有關 Singer 之觀點及說法之介紹，主要係參照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p. 26-40 and Peter Singer, *Practical Eth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圍 (our sphere of moral concern) 已涵蓋所有的人類——我們不再容許對其他人類有較少程度的關懷。不過, Singer 卻進一步呼籲, 動物亦應被納入道德考量的範圍, 亦應享有與人類相同的平等權利。²然而, 當今人類實際對待動物的各種舉措 (與態度) 卻是令人不忍卒睹。其中最明顯者為: 「動物實驗」與「工廠化農場」(the factory farm)。關於「動物實驗」, Singer 舉例描述如下: 在美國德州 Brooks 空軍基地曾進行一項飛行模擬實驗, 即先透過電擊制約的方式訓練猴子操縱一種簡稱為 PEP³的飛行模擬機, 「學會」操縱後, 再使這些猴子接受致死或半致死劑量的輻射線照射, 以測試在類似情況的核武攻擊下, 牠們可以繼續操縱 PEP 多久。由於受到高輻射劑量的照射, 猴子們會嘔吐或眩暈, 即便如此, 牠們仍然必須努力去操縱 PEP, 否則的話將會頻頻遭到電擊。⁴

當時負責此一實驗的 Donald Barnes 博士事後估算, 在其職務任期內, 曾輻射過約 1000 隻的猴子, 但令人驚訝的是, 他竟然說道:

好幾年來, 我一直都在懷疑, 我們所收集的資料是否有用……
一旦發生核武對抗, 作戰司令官極不可能會參研這些實驗圖表, 以評估軍人的戰鬥能力或二度出擊能力。⁵

總之, Singer 結論: 美國空軍和陸軍的動物實驗確確實實已導致許多動物的受苦與死亡, 不過, 他們卻毫無把握, 這些受苦與死亡得以解救人命, 或得以為人類帶來任何的助益。⁶

或許那些非軍事的「動物實驗」情況不會那麼糟, 但不幸的是, 它們其實也不惶多讓。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FDA) 曾規定, 在產品 (如:

² See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27

³ 其全名為「Primate Equilibrium Platform」。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 25.

⁴ See *Ibid.*, pp. 25-27.

⁵ *Ibid.*, p. 28.

⁶ *Ibid.*, p. 29.

藥物、化妝品、食品色素、地板臘……等等)上市前,得做大量的動物(毒性)測試,而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一項測試稱為「五成致死率劑量」(lethal dose 50 percent, 簡稱 LD50):某物質之劑量若達到此程度,則接受實驗的動物將會有一半死亡。對於此項測試, Singer 評論如下:

為了找出此一劑量,他們要將動物強迫餵食。通常而言,在達至半數死亡之前,這些動物已經呈現嚴重的病徵且極其痛楚。對於那些極為無害的物質,他們則會先將其濃縮到一定的程度,以使半數的動物死亡……但人類根本不可能這樣大量或這般濃縮地使用這種物質。⁷

Singer 的上述指控,讓我們不禁覺得,人類的良知似乎是生病了。依 Singer 之見,人類之所以會有那些喪心病狂的種種傷害動物之舉措,其最大根結乃在於我們對動物的態度(our attitude toward animals)。的確,我們往往對「動物實驗」所可能造成的動物受苦與死亡完全漠不關心,而只關心人類自己的(較小)利益,⁸Singer 稱人類的這種態度與偏見為「物種主義」(speciesism)。⁹換言之,Singer 以為,我們對實驗動物的剝削及榨取之種種舉措,僅僅是「物種主義」之發用呈現而已。對 Singer 而言,「物種主義」就如同「種族主義」及「性別歧視」一般,是該受譴責的。¹⁰基於以上的分析,我主張:我們至少應停止部分不具有直接及迫切目的的動物實驗。

至於「工廠化農場」,其與我們的日常生活似乎關係更為密切,因為它與我們的日常肉食習慣息息相關。的確,Singer 感慨的說道:

⁷ Ibid., p. 54.

⁸ 相關例子可參考 Ibid., p. 36.

⁹ Singer 以為,物種主義與種族主義及性別主義的模式一樣,容許自己物種的利益優先於其它物種的利益,甚至,因太偏袒自己物種成員的利益而壓制其它物種的成員,以至違反了平等原則。See Ibid., pp. 6, 9, 69, 94.

¹⁰ See Ibid., pp. 2-3, 6, 9.

對大多數的現代人而言（特別是住在城中和市郊的人）與動物最直接的接觸是發生於用餐時間：我們吃牠們。……單單在美國，每年就有超過一億隻的牛、豬、羊於飼養後被屠殺；家禽則更高達 50 億隻。¹¹

Singer 對「工廠化農場」之舉措，舉實例指控如下：

為了提供一般人民皆可支應的廉價肉食，我們的社會容許以下的肉食生產方式：將動物的一生都給圈限在擁擠、不合宜的條件之下。動物被視如「將飼料轉換成肉」的機器，故任何能引致較高「轉換比例」的構想，都極可能會被採用……因此，四到五隻母雞便被硬生生地置入擁擠的籠子內——其地板……大約只有一張紐約時報的大小。籠子的地板是由金屬網所構成，因為這樣可以減少清潔費用……；地板是傾斜的，因為這樣得以容易收集雞蛋……。在這種情況下，母雞的所有自然本能都被阻挫了：無法完全展翅、無法自由行走……。由於不能滿足上述之自然本能，母雞常常會……互啄對方至死，為了防止雞隻互啄對方至死，雞農常常將小雞的嘴喙予以切除。¹²

母雞確實被人類給物化及賺錢工具化了，正如 Fred C. Harley（喬治亞州一家家禽公司的前總裁）所言：「母雞僅僅是生蛋的機器……而生蛋的目的是為了賺錢，忘了這個目的，我們便不曉得是在做什麼了。」¹³ Singer 同時也作了以下的省察：

現今，豬隻同樣也被養在豬舍的籠子裡，這些動物的聰明度其實並不亞於狗，牠們也和狗一樣需要一個變化的、有刺激作用的環境……在英國只要有人以養豬的方式來養狗，將會被告

¹¹ Ibid., p. 95.

¹²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32.

¹³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 107.

發。不過，由於我們可以在豬身上剝削的利益大過於在狗身上剝削的利益，因而，我們一方面反對殘酷待狗，另一方面卻消費殘酷待豬所得的產品。¹⁴

這個例子清楚地告訴我們，我們其實是知道動物的利益之所在，有時甚至還會給予關注，不過，在自身利益當前時，人類便對動物的利益全然忘懷。

總之，Singer 以為，不但「宰殺動物以滿足我們口腹之慾的行為」是，「我們在動物存活時所加諸於其身上的痛苦」，更是「物種主義」的一種呈現。¹⁵換言之，我們飼養動物再宰殺以食之的舉措乃是「犧牲動物的最重要利益，以成全我們人類較瑣細的利益（例如，我們的口腹之慾）」的明顯例子。¹⁶為了避免物種主義，Singer 強烈主張：我們必須停止殘酷的「工廠化農場」之舉措。¹⁷以下我們將簡要介紹 Singer 的「動物解放倫理學」，並予以批判。

II

Singer 指出：我們的態度和舉措係依從某種模式來運作，以至於常常會為了讓自己的物種獲益，而犧牲其它物種。換言之，Singer 相信，大部分的人（包括哲學家）都是物種主義者，¹⁸故此，繼黑人解放運動及婦女解放運動之後，我們需要發起另一個解放運動——動物解放運動。一般而言，一個新的解放運動需要擴大或重新詮釋「基本平等原則」

¹⁴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32.

¹⁵ See *Ibid.*, pp. 31-32.

¹⁶ Singer 以為，素食並不會帶來營養與健康的問題。See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p. 179-182.

¹⁷ See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32.

¹⁸ See *Ibid.*, pp. 17, 34.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quality)，故而，Singer 主張：我們應該把適用於人類物種之所有成員的基本平等原則，也應用在動物身上。¹⁹在考量「基本平等原則」時，Singer 基本上採取 Jeremy Bentham 頗負盛名的說法：「每個（人）都被算作一個，沒有（人）可被算作多於一個」（Each to count for one and none for more than one）。²⁰不過，Singer 將它的應用範圍給進一步地擴展到動物，而提出「利益平等原則」（the equality of interests principle）²¹，此一原則可簡要表述如下：

- (1) 動物具有利益（interest），其利益必須被考量。
- (2) 當不同個體的利益對這些（不同）個體而言皆具有同樣重要性時，這些利益皆具有相同的重要性或價值，而不管這些個體是誰：王子或乞丐，天才或白癡，白人或黑人，男人或女人，**人類或動物**。
- (3) 「動物的利益對其自身而言」經常與「人類的類似利益對其自身而言」一樣重要。
- (4) 職是之故，「動物的利益」必須與「人類的類似利益」一樣，而給予相同的考量。²²

依照利益平等原則的說法，我們必須給予每個動物之利益相同的考量。問題是：具有利益者不僅止於動物（植物也有利益），為什麼我們必須給予每個動物之利益相同的考量？對於這個問題，Singer 援引 Bentham

¹⁹ See Ibid., p. 27.

²⁰ Henry Sidgwick 也有類似的說法如下：「The good of any one individual is of no more importan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 of the Universe, than the good of any other.」 See Henry Sidgwick, *The Method of Ethics*, 7th ed. (London: Macmillan, 1907), p. 382; and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30.

²¹ 這個詞是借用自 Tom Regan. See Tom Regan, "Animal Rights, Human Wrongs,"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45.

²² See Ibid., pp. 44-45; and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31.

的說法回應：「感受痛苦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 suffering)²³ 乃是一個生物是否有權被考量其利益的關鍵條件。顯然地，人與動物都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因而 Singer 主張：我們必須給予「動物的利益」與「人類的類似利益」相同的考量。

III

在面對「動物對待」的議題時，Singer 基本上是以「the having interests argument for animals' rights」來予以回應：

- (i) 由於動物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因此牠們具有避開（非必要）痛苦的利益（interests）。
- (ii) 由於動物具有避開（非必要）痛苦的利益，因而牠們具有相應的權利（rights）。²⁴

Laurence Haworth 將「the having interests argument for animals' rights」公式化表述如下：

X has the right over Y to do Z iff (1) X's doing Z is not wrong and
(2) Y's interference with X's doing Z injures X in a respect that matters to him.²⁵

舉例而言：如果 P 對 X 而言不具有任何利害關係，則不管 P 發生了什麼事，X 都不會在乎；反之，如果小狗來福衝到其狗盤邊緣打算如往常般按時吃午餐（來福的這個行為並沒有什麼錯），然而，牠的小飼主阿

²³ 嚴格的說法應該是：「the capacity for suffering and/or enjoyment or happiness.」See Peter Singer,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31.

²⁴ 的確，Singer 強調：「The capacity for suffering [is] the vital characteristic that gives a being the right to equal consideration.」See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p. 7-9, 19. 此外，Tom Regan 也以爲，使用權力概念來詮釋 Singer 此處的觀點是很自然的。See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218-219.

²⁵ Laurence Haworth, "Rights, Wrongs, and Animals," *Ethics* 88 (1978): 102.

忠的干擾（如：無由地踹牠的肚子以阻礙其進食）卻在來福所在乎的事項（或在與來福有利害關係的事項）上傷害牠，若果如此，則來福有權吃其狗食。同理，我們可推論如下：如果動物過著無痛苦的日子是沒有錯的，然而，人類的干擾（如：強加痛苦在牠們身上）所帶來的傷害，是牠們所在乎的，那麼動物便具有過著無痛苦日子的權利。²⁶

然而，「the having interests argument for animals' rights」有以下的缺失。首先，在此論證中，「having interests」與「having rights」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個鴻溝（或似乎缺少必然連結）；換言之，「having interests」無由必然得出「having rights」。若依照「the having interests argument for animals' rights」的推理結構，我們似乎可作以下推論：

- (1) 獲得某一畫作 W 是某藝術收藏家 P 的利益。
- (2) P 之標購此一畫作是沒有錯的。
- (3) 然而另一位藝術收藏家 Q 的干擾（如：在拍賣會場故意出高價以使 P 落標）所帶來的傷害，是 P 所在乎的。
- (4) 故此，P 有權獲得 W。²⁷

此推論的最大問題在於由（3）到（4）之推導，正如 Donald Vandever 所言：「it is not obviously correct to think a being's having an interest in something i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concluding that it has a *right* to what is in its interest.」²⁸

面對此一困難，Singer 回應道：《動物解放》一書中的那些「權力」用語，基本上僅僅是一種方便使用的政治語言，故就本書之要旨而言（特別是有關「我們應該如何對待動物」的基本論證），它們完全是多餘

²⁶ See A. T. Nuyen, "An Anthropocentric Ethic toward Animals and Natur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15 (1981): 215-216.

²⁷ Cf. *Ibid.*, p. 217.

²⁸ Donald Vandever, "Defending Animals by Appeal to Rights," in Tom Regan and Peter Singer, eds., *Animal Rights and Human Oblig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6), p. 225.

的。²⁹Singer 上述回應或許可被接受，不過，其「動物解放倫理學」仍有以下的缺失。

IV

人類與動物之間確實存在著極大的差異。首先，人類與動物不論在外型或生理條件上，都具有頗大的差異，例如：蛇沒有腳而能前行，而人則靠雙腿直立而行；鳥兒在空中飛，魚兒在水中游，而人則大半時間在陸上生活；長頸鹿脖子長，烏龜殼很硬；馬跑得快，雁子飛得高。凡此種種，不言自明。

此外，一般相信，人類具有理性、審美能力、道德實踐能力，而動物沒有；且人類的智慧與動物的智慧（如果動物具有智慧的話）實有天壤之別。於此，我們不禁質疑 Singer 的主張：「人類與動物都是平等的。」

事實上，Singer 也承認，人類與動物之間，就事實層面而言（in factual terms），具有很大的差異（正如男性與女性之間亦具有差異一樣）；同時，由於這些事實上的差異，我們往往賦予兩者相異的「權利」（或給予不同的對待方式）。例如：

許多女性主義者[鼓吹男女平等]，並且主張女人有權自行決定要不要墮胎……[然而]由於男人不可能墮胎，因而談論他們的墮胎權是無意義的。同理，由於狗不可能投票，因而談論牠們的投票權也是無意義的。³⁰

²⁹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 8. 此外，Singer 亦在別處提及：

I have little to say about rights because rights are not important to my argument ... I make very little use of the word "rights" in *Animal Liberation*, and I could easily have dispensed with it altogether ... I regret that I did allow the concept of a right to intrude into my work so unnecessarily at this point; it would have avoided misunderstanding if I had not made this concession to popular rhetoric.

Peter Singer, "The Fable of the Fox and the Unliberated Animals," *Ethics* 88 (1978): 122.

³⁰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 2.

在此，雖然有這些事實上的差異（或權利上的不相等），但男與女（或人與動物）卻可以是平等的。總之，把平等的基本原則從人類擴展到動物，並不蘊涵我們需要用完全相同的方式來對待他們（或是賦予此兩者完全一樣的「權利」）。平等的基本原則所要求的，並非相同的對待，而是平等的考量（equal consideration）。何謂「平等的考量」？Singer 以人類為例，闡明如下：

不管喜歡或不喜歡，我們必須面對以下的事實：人類的外形跟大小都不相同；此外，人類的道德能力、知性能力……、經驗快樂與痛苦的能力也都不同。……[然而，]平等是一種道德觀念，而不是關乎事實的論斷。沒有任何邏輯上不得不然的理由要求我們接受：兩人之間的能力差異足以證成，我們對他們的需要與利益之考量得以有程度上的差異。人類平等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equality of human beings），並不是對於人與人之間的事實性平等的描述，而是我們應該如何對待人的一項規範。³¹

透過「平等考量」觀點及「利益」觀點的結合，Singer 進一步發揮而提出上文 II 中之「利益平等原則」，主張我們必須給予每個動物之利益相同的考量。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必須給予每個動物之利益相同的考量？或者，我們可更根源地問道：賦予某生物「平等考量其利益」之權力的根由為何？（What gives a living being the right to equal consideration of its interests?）對於此一根源問題，Singer 回答：「感受痛苦的能力」（the capacity for suffering），對這一點，Singer 有以下的闡揚：

只要某生物受苦，我們便沒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拒絕考量其痛苦。不管此生物具有什麼性質，[利益]平等原則要求我們把牠

³¹ Ibid., pp. 4-5.

的痛苦……做平等的看待。假如某生物無法感受痛苦……那就沒有什麼可以考量的了。³²

顯然地，Singer 在此是以「感受痛苦的能力」作為「給予某一生物之利益平等考量」之充分必要條件。較具體而言，Singer 是以「感受痛苦的能力」作為判定「某一生物具有利益，故而需給予它們平等考量」的唯一判準。³³依此，Singer 試圖證成：動物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因而具有利益），故此，我們必須給予「動物的利益」相同的考量。換言之，在道德上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定：動物所感受到的疼痛之重要性，不及人類所感受到的等量疼痛。就此意義而言，Singer 主張「人類與動物都是平等的！」Singer 這個說法會有以下的理論缺陷。

首先，面對 Singer 的上述說法，我們不禁要質疑：有什麼理由得以支持我們將「感受痛苦的能力」作為「給予某一生物之利益平等考量」之充分必要條件？為何我們不（像康德一樣）擇定「理性」（reason）以作為「給予某一生物之利益平等考量」的判準？或者，為何我們不（像 Paul W. Taylor 一樣）擇定「生命」（life）以作為「給予某一生物之利益平等考量」的根據？就實質而言，Singer 僅僅提出上述的說法，並沒有進一步提出任何可接受的理由來支持此一說法，這是其理論構作上的缺失。的確，Singer 的上述說法受到某些環境哲學家的反駁，例如 Kenneth E. Goodpaster 即說道：

雖然我承認……感受痛苦的能力……是道德考量的充分條件，我找不出理由相信它是必要條件。³⁴

³² Ibid., p. 8.

³³ Singer 於相關的脈絡說道：「The capacity for suffering ... is ...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sufficient* for us to say that a being has interests—at an absolute minimum, an interest in not suffering.」Ibid., p. 8.

³⁴ Kenneth E. Goodpaster, “On Being Morally Considerable,”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2001), p. 62.

Goodpaster 在此所要表達的是：就生物學而言，「感受痛苦的能力」或可增進動物生存的機會，但它似乎只是牠們在適應上的某一特徵而已。

「感受痛苦的能力」只是一項輔助性的工具，其目的是要保全生命，故其本身並非我們的真正考量對象。就理論而言，進化是有可能產生某種動物，其得以不靠「感受痛苦的能力」而能夠保全生命。³⁵J. Baird Callicott 則更直截地表明，有許多種類的動物是不具感覺能力。³⁶若果如此，則 Singer 將「感受痛苦的能力」視作「給予某一生物之利益平等考量」的判準，其作法並不圓足，因為，這樣做將會把某些動物給排除在道德考量的範圍之外，這有違 Singer 自己的基本主張——「All Animals Are Equal!」。

即便忽略這個問題而假定所有的動物都具有感覺，Singer 的說法仍有下列的問題。

在面對「動物對待」議題時，Singer 主張：我們必須給予「動物的利益」與「人類的類似利益」相同的考量。不過，在 Singer 的相關討論脈絡裡，「利益」(interest)所指涉的範圍只被他限定在「痛苦的感覺(或快樂的經驗)」這種主觀的感覺之內，換言之，Singer 實際上僅以「感覺」(sensation)來作為「利益」之實質內涵。³⁷這種利益可被稱為「感覺式的利益」。不過，在理論上，「利益」之實質內涵所以可包含的內容得大於「痛苦的感覺(或快樂的經驗)」。「感覺式的利益」來做為建構「動物對待」之倫理基礎，似乎稍嫌單薄與狹隘；因為動物對待的議題除了涉及「動物痛苦的感覺」之外，也涉及了「動物的無痛(苦)死亡」或「動物的無痛(苦)健康傷害」……等等其它議題。或許因為如此，Singer 在做「動物對待」議題之論述時，顯得有些不順暢。例如，

³⁵ See *Ibid.*, p. 63.

³⁶ *Ibid.*, p. 62.

³⁷ 依 Singer 的說法，由於人類(擁有自我意識)據有「future-oriented preferences about how their life will go」，故其「利益」所指涉的範圍亦可包含較高階的「the satisfaction of such preferences」。但是，在探究「動物對待相關議題」時，Singer 將(動物)個體(individuals)理解為「sentient non-persons」，故此，在相關脈絡，「利益」所指涉的範圍只限定在「主觀的心理感覺」。See Richard Hanley, "A Modest Proposal,"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18 (2004): 2.

Singer 在討論「工廠化農場」之舉措時曾論及：「宰殺動物的行爲」與「我們在動物存活時所加諸於其身上的痛苦」均是「物種主義」的一種呈現。對於後者，Singer 明白地主張：「在道德上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動物所感受到的疼痛[或痛苦]……之重要性，不及人類所感受到的疼痛[或痛苦]。」³⁸於是，他提出例證大聲疾呼停止「工廠化農場」之畜養舉措。不過對於前者，他卻認為，「殺死一個正常成年人，要比殺死一隻老鼠來得更嚴重。……如果我們必須在一個人的生命與一個動物的生命之間做選擇，我們應該選擇保留人的生命。」³⁹然而對於「為何或在何種情況下無痛地殺死（painlessly kill）動物是錯的」這個問題卻語焉不詳。具體而言，Singer 無法透過他所理解的「利益」觀點，圓融地處理以下諸問題：

「無痛地殺死動物」為何是錯的？

當我們面臨「動物受苦」與「動物的無痛（苦）死亡」之抉擇時，我們該如何選擇？或者，「動物受苦」要達到什麼程度我們才得以選擇「動物的無痛（苦）死亡」？

「動物的無痛（苦）健康傷害」為何是錯的？當我們面臨「動物受苦」與「動物的無痛（苦）健康傷害」之抉擇時，我們該如何選擇？

總之，「動物對待」之相關議題不僅涉及到「動物痛苦」這個因子，也同時涉及到「動物的無痛（苦）死亡」與「動物的無痛（苦）健康傷害」。若想援用「利益」觀點來回答以上問題，並且較圓足地探討動物對待的相關議題，我們有必要將「利益」所得以包括的內涵給予擴大，以至於：不僅「動物痛苦的感覺」關涉到動物的利益，「動物的無痛（苦）死亡」或「動物的無痛（苦）健康傷害」也關涉到動物的利益。

³⁸ Peter Singer,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p. 2.

³⁹ *Ibid.*, pp. 19-21.

或許在處理以上論題時，「利益」得以被理解為「客觀第三人稱的利益」，換言之，當我們在考量「動物對待」時，我們宜考量動物之「客觀第三人稱的利益」。動物主觀的「感覺式的快樂經驗」不見得對動物（總體而言）有利；反之，動物主觀的「感覺式的痛苦感覺」，也不見得對動物（總體而言）有害；是否有利或有害，得依客觀第三人稱的觀點來評量。在此，「感覺式的快樂經驗或痛苦感覺」並非「客觀第三人稱觀點下的好或壞（goods or bads）」，而只是它的一項考量因子。

將「利益」理解成「客觀第三人稱的利益」之後，我們或許仍無法宣稱：我們必須給予「動物的**利益**」與「人類的類似**利益**」相同的考量。⁴⁰但是，這對「動物對待」的相關議題將可做更圓足、更深入的探究。⁴¹

最後，我們簡要地指出 Singer「動物解放倫理學」的根源性限制。Singer 是個道地的效益主義者(utilitarianist)，而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基本上採取兩大道德原則：平等原則(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效益原則(the principle of utility)。或許是爲了強調人與動物之間的平等，Singer 視「平等原則」爲最基本的道德原則；換言之，Singer 以爲，平等原則無法透過任何其它的原則而導引出來，因爲它已經是最基本的了。的確，Singer 強調：

The only principle of equality I hold is the principle that the interests of every being affected by an action ar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given the same weight as the like interests of any other being ... Utilitarianism presupposes this principle.⁴²

⁴⁰ 這個宣稱對我來說似乎過強（或許我們應該宣稱：我們必須給予「動物的**利益**」適當的考量）。

⁴¹ 欲對「客觀第三人稱的利益」作之進一步探討，見 Jack Lee, "How Should Animals Be Treated?" *Ethics, Place and Environment Ethics* 11 (2008): 184-189; and Jack Li, *Can Death Be a Harm to the Person Who Dies?*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pp. 67-74.

⁴² Peter Singer, "Utilitarianism and Vegetarianism,"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9 (1980): 326.

此一段落隱含著「效益原則」乃依於更根本的「平等原則」；然而，大多數的效益主義者都無法接受此一觀點，事實上，就連 Singer 自己也在別處承認：就效益主義而言，「utility」是唯一的道德基礎，故而，所有其它的道德原則（包括平等原則）必定導引自「效益原則」。⁴³顯然，在構作其「動物解放倫理學」時，Singer 所採取的效益主義觀點，其前後是不一致的（inconsistent）。⁴⁴

參考書目

- Goodpaster, Kenneth E., 2001, "On Being Morally Considerable,"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pp. 56-70.
- Hanley, Richard, 2004 "A Modest Proposal,"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18: 1-12.
- Haworth, Laurence, 1978, "Rights, Wrongs, and Animals," *Ethics* 88: 95-105.
- Lee, Jack, 2008, "How Should Animals Be Treated?" *Ethics, Place and Environment Ethics* 11: 184-189.
- Li, Jack, 2002, *Can Death Be a Harm to the Person Who Dies?*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Nuyen, A. T., 1981 "An Anthropocentric Ethic toward Animals and Natur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15: 215-223.

⁴³ Ibid., p. 329.

⁴⁴ See Tom Regan,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212-214.

- Regan, Tom, 2001, "Animal Rights, Human Wrongs,"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pp. 41-55.
- Regan, Tom, 2004, *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idgwick, Henry, 1907, *The Method of Ethics*, 7th ed. London: Macmillan.
- Singer, Peter, 1978, "The Fable of the Fox and the Unliberated Animals," *Ethics* 88: 119-125.
- Singer, Peter, 1980, "Utilitarianism and Vegetarianism,"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9: 310-336.
- Singer, Peter, 2001, "All Animals Are Equal," in Michael E. Zimmerman, J. Baird Callicott, George Sessions, Karen J. Warren, and John Clark (ed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From Animal Rights to Radical Ecology*,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 Singer, Peter, 2002,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pp. 26-40.
- Singer, Peter, 2006, *Practical Eth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dever, Donald, 1976, "Defending Animals by Appeal to Rights," in Tom Regan and Peter Singer, (eds), *Animal Rights and Human Oblig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pp. 212-227.